

日常是最真实的历史

——读朱凤鸣长篇新著《天堂沃土》

□樊大为

断断续续用半个月时间读完朱凤鸣新著《天堂沃土》，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一时难下笔。只因作者的这第17本著作有点特别。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却每每捧读又能不离不弃，那些朴实的叙事似有一股引力将你拉入，穿越时光隧道，去一站一站游览过往的一切。作为与作者同时代的人，在这里，我能观照到自己的足印，也能意外地看到许多遗漏的风景。这是一种感同身受，又是一种温故知新。而年轻辈的读者，相信也能从中一窥苏南乡村现代历史进程的原生态样貌。

这是一部28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从苏南小太仓解放的前夜，即主人公朱建国出生日起，到建党百年庆典日止，纵贯72年，以朱建国的生活轨迹为主线，铺展开其家族以及项门村人枝枝蔓蔓的人生故事。全书共分八章，每章独立成篇，又不无关联，前后呼应，全景式展现了太仓城乡两元地域的时代风云画卷。谋篇布局并不恢弘壮阔，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平铺直叙，却鲜活、生动，真实得纤毫毕现。你被这些人、事牵着一步步朝前走，时光仿佛变慢了，又仿佛变快了，不觉间，天翻了，地覆了，沃土之上，已然一片葱茏。

通篇都是小人物，最大的官就是主角朱建国。他生于农家，自幼受担当农村基层干部的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形成了正直、善良和百折不挠的个性，凭着聪明和勤奋，从小学到高中一路品学兼优。文革中有幸参军、提干，后转业回家乡工作，最后做到市报副总编。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情系项门村那片厚土，那里是他的根啊，以至退休后回村竞选党支部书记，继承父亲遗愿，带领乡亲们为建设美丽新农村奉献余热。他也有哀怨，也有抱恨，如为自己加倍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升迁而郁闷，为时而遭遇小人而耿耿。但这就是人性，人性如月，有圆也有缺，因为真，反因其缺而更显圆的美好。

在小说众多人物中，朱建国的发小夏永生让我印象深刻。他命不好：漂亮的妹妹因遭生产队长诱奸致病早逝，可爱的儿子因割兔草溺水而亡。后在朱建国的鼓励帮助下，养鸡种树脱贫致富。当朱建国新房装修缺钱犯难时，他闻风主动上门将8捆万元现金借与朱。这种延续一生的情义纯朴又深厚，

令人感动。大朱建国5岁的张伟梁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文革造反派张伟梁因打打杀杀混了个大队民兵营长，批斗起“牛鬼蛇神”来真是心狠手辣，也曾将朱建国父亲，当时的大队书记朱雨生斗得尿失禁。晚年张伟梁终有所悔悟，总想着也做点好事。经多方奔走，终于促成有关部门将鹤塘人行桥的陡坡改建为缓坡，方便了中老年乡人的出行，也算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则佳话。而朱雨生则是个有着悲剧意味的人物。他一辈子勤恳工作，心系百姓，不图名不争利，却因不谙官场潜规则而招致种种不公对待：被提前退线，遭土政策砍掉一半退休金，生重病后申请补助无果……开丧这天，本村及周边村的许多群众都自发赶来与老书记作最后告别。张伟梁91岁的老母亲哀嚎一声“好人哪！”竟哭晕倒地。这样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的早逝怎不令人泪目，我们又不禁要疾呼：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请别忘了善待好人这一项！

这部作品里对风情民俗的细腻描写体现了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如清明祭祖：“在客堂八仙桌的东北西三边摆十八只酒盅，倒上黄酒，放上十八双筷子，南端点上香烛，在客堂外化纸钱，然后给十八位老祖宗磕头。母亲吩咐，给老祖宗吃饭，饭菜要热的。”我不禁在想，这种祭祖的虔诚仪式还能延续几代？农村的现代化使得农耕时代许多传统技艺迅速衰亡，我们在“父亲经布”一节中看到了苏南农家从纱到布最后一道工序各个环节的精彩演绎：钉竹竿、拉纱、打蚊子结、插插、探棕，“用空竹筒拉纱是经布时最热闹的场面，只见父亲拉着纱来回小跑，长竹竿上所有的纱筒都随之哗哗地响起来，真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感觉。”这段饱含感情的刻画是可以作史料参照的。那个年代农村生活是艰苦的，但在热爱生活的人眼里也处处有生趣。无论是少年的建国与小伙伴看瓜田时的“监守自盗”，还是看乡村电影时的“艳遇”，抑或河泾里的游鱼，竹园里的纺织娘，在作者娓娓的叙述里都赋予了一种诗意江南的韵味。

在这部以纪实为基调的小说中，我特别要提到第三章中“大串连”一节。那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似洪水泛滥的红卫兵大串连给全国的铁路交通和城市供给造成巨大的压力，后终止乘车大串连，代之以

步行大串连。但头脑活络的红卫兵则用互换回程车票的方法，继续行游山玩水之实的“大串连”。作者以客观的记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那个乱世的狂热、荒谬、扭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纵观全书，我发现，这些看似拉家常式的絮絮叨叨，实则都是写书人长期的素材积累之精华所在。作者精心选取了主人公生命中重大、热点的事件作为主线，如几次身陷危境的不凡经历，乡下建房和城里购房的矛盾曲折，女儿高考的一波三折等等；而对于一众次要人物，则撷取了他们经典的人生截面，或令人赞叹，或令人扼腕，乃至乡间的一些荒腔走板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排布。我还注意到一个叙述技巧上的细节：朱建国亲属除第一次出现时交代其姓名，此后便以朱建国父亲、朱建国母亲等代称，这样在无形中使主要人物始终牵连不辍，给人一种阅读的整体感。正是这些普通百姓和家庭在不同时期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构成了太仓解放以来的真实历史，让我们以斑斑豹地感受到中国乡村社会72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沧桑巨变。

现在我要说到关于文体的问题。本文开头便说，这是一本特别的书。诚如本书后记中所言：“在文体探索中，尝试‘无界文学’写作，运用小说的框架，散文的语言，纪实的笔法。”若单从可读性去论，《天堂沃土》确实不能和作者此前的一部小说《小镇美女》媲美，然而这是不可比的。前不久，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于上海设立时表示：这种变化和文体的多样化、新发展，归根起来就是作家们都在探索新的创作方法，都是在进行创意性写作。朱凤鸣的无界写作尝试无形中契合了当前这种文学发展新潮流。以我个人的阅读体验，看多了小说的虚构想象，离奇夸张，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抵触情绪。而《天堂沃土》的文体探索，正符合了自传体小说的非虚构呈现特征，可谓恰到好处。

最后提一点意见：第五章军营生涯虽为主人公成长的重要篇章，但完全游离于“天堂沃土”这个特定背景之外，给人一种阅读的疏离感。如忍痛割爱或压缩成一小节，当使结构更显紧凑和更贴合本题。一家之言，是以商榷吧。

写作是一艘朝向记忆的轮船

□谷立立

我们应该如何谈论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他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漂泊异乡的移民作家。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1968年，为了躲避国内动乱前往英国。只是，身体的位移并不代表心灵的远离。相反，无论走到哪里，桑给巴尔始终深深地藏在他的心底。就像他所写的一样，那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从草和叶子的气味到天气的最小变化，一切都有名字”。

因此，为了记录这些名字，就有了古尔纳的写作。十几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提起笔来创作。但恰恰就是这种“偶尔的、模糊的、无意义的活动”，在多年以后彻底地改变了他，给了他一种从他乡遥望故乡的契机。自此，从“走出非洲”到“重返非洲”，古尔纳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身份转变。只是他的写作，既不同于康拉德、毛姆式的四处游历，也有别于钦努阿·阿契贝、恩古吉·瓦·提安哥对故乡的坚守。

或者，不妨称之为“流散写作”。这种流散，不同于寻常的离情别绪、儿女情长，而是更为猛烈、更为内敛的家国情仇。具体到桑给巴尔，突如其来的动乱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带给他们身份的迷失、无止境的流亡和“国破山河在”的痛楚。从此，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想要融入眼前这个全新的世界，拥抱一种全新的文化，却又屡屡受挫，始终游离于中心与边缘之间，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卑微地存在着。

以古尔纳的短篇小说为例，其中不乏对“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往何方”的经典哲学命题的追问。但这种追问却常常是没有结果的。一方面，流散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够重获新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时时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冷漠。比如《囚笼》。年轻的哈米德在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打工。尽管他常常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小店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将会在此度过余生”，但我们还是能够读出一点不同：就像古尔纳所说，表面的美好与安稳，不过是一种“错觉”。

在错觉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遗忘自己的来路，以为自己可以融入眼前的世

界。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接纳他们。于是有了这样的一幕：某一天，在哈密德打工的小店里出现了一位姑娘。他连声招呼，殷勤备至，想要博得姑娘的好感，却被现实狠狠地敲打了一番。当看到姑娘“一脸嫌恶”地站在他面前，哈密德终于清醒过来，“觉着像有一只大手正掐住他的喉咙，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不得不说，古尔纳没有说错。流散的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笼，将所有人困在当中，无法轻易逃脱。此时，哈密德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以及他出生的地方。因此，尽管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但一想到这些还是会让他泣不成声、黯然神伤”。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博西》中。故事的开篇是一段悠长的回忆，以舒缓的笔调述说着古尔纳的桑给巴尔往事。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两个少年哈吉和博西坐在海边的码头上，一边笑着，一边讲故事，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很快，随着动乱的来临，以往的美好统统消失，两人先后离开家乡，在信件中互诉离愁。很明显，他们在异乡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身边聚集着许多家乡的伙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走的走，散的散，最终留下的只有难耐的孤寂。还好，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仍然想象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那里。《博西》里写到另外一个孩子。他叫尤尼斯，有许多疯狂的想法。他宣称要建造一艘轮船，带着家人一起回到父亲的家乡印度。谁都不知道尤尼斯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因为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触不到的梦想。

就像那个远在天边的故乡，有着无穷尽的自由和平等。“在这里，没人在意你穿的裤子合不合身，没人在意你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你不用走过臭气熏人的巷子，也不用跨过湿滑的水沟，也不会有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长辈来羞辱你……”显然，这就是古尔纳的内心诉求。因此，就算身处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他仍然无法轻易剪断自己与桑给巴尔之间的牵绊。于是，写作就成了一艘轮船，载着他回到记忆里的远方，重温年少时代的单纯，见证桑给巴尔的起起落落，哪怕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多少有些落寞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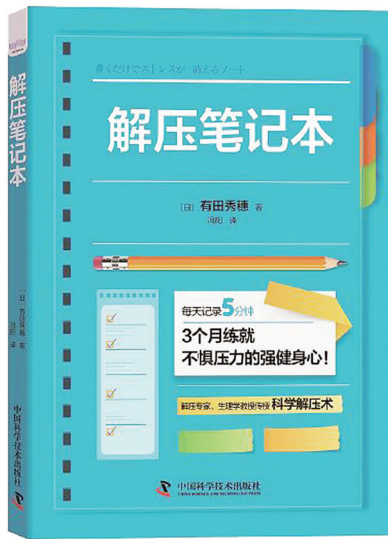
不止读书



- ◆作者：魏小河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青年作家、书评人魏小河钟爱珍妮特·温特森在《我要快乐，不必正常》里的一句话：“以鲑鱼一般的决心逆流而上吧！无论水流多么汹涌，因为这是你的河流。”作为年轻一代人中迅速走出迷茫的佼佼者，魏小河已经确认自己的河流，找到存在的方式，无论遇到多么汹涌的风浪，他相信生活本真的面目都可以借着伤疤得到辨认。这部属于青年人自己的“确认”之作，提炼出众多青年人的心声，从阅读中确认自我、更新自我、热爱自我，始于读书，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更宽容地理解世界的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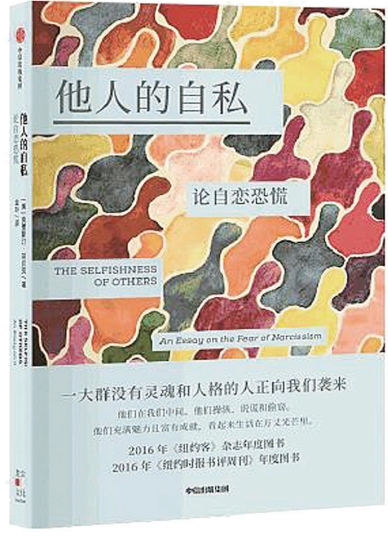
解压笔记本



- ◆作者：有田秀穗
- ◆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解压权威人士有田秀穗传授减轻压力的有田方法，只需每日实践5分钟，就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变化。本书介绍了从大脑机制出发进行解压的新技术，介绍了压力的产生机制以及消除压力的原理。有田方法是指通过记录，客观观察自己消除压力中的不足之处，通过修正不良习惯，达到解压的效果。将自己的心情和感情、运动和饮食记录在笔记本上的行为，能起到客观看待自己、抑制不愉快情绪的作用。记录不仅有助于消除压力，也有减肥、抗衰老、育脑的作用。书中有诸多图表，帮助读者理解其中的理论知识，并实践有田方法。

他人的自私



- ◆作者：克里斯汀·邓贝克
-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这是一本充满哲思、富含诗意的书，包括“冷酷的人们”“瘟疫”“坏男友”“千禧一代”“艺术家”和“世界”等七篇，系统分析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种种特征，用风趣的语言探究自恋症，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罕见的临床诊断——自恋症是如何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话语，用来抱怨或打趣朋友、亲人等。

作者带着怀疑和共情，在自恋症这个概念里发现了我们对爱、性别、高科技以及自我的本质的恐惧。最后，她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坦率地努力寻找一条路径，远离恐惧和责备的循环，走向更宽容和有益的生活。

缪涇人：溯流而上，蒹葭苍苍

□左叔

任何写作，都是依托在文本这个形式之上的，小说创作更是如此。作为一本短篇小说集，《缪涇人》在文本形式上，吴韵绵长、俚俗并用，牢牢地锁住了乡野世俗生活中的鲜活，很容易把读者留在苏州这座古城偏远的角落里，按在由田间地头、街坊弄堂构建起的情境中，却也极容易将一些不谙吴语的读者隔绝在外。

他们可能无法透过白纸黑字，将普通话语音转换成舌尖音上的那一丝丝带着甜味的嘤、喉塞音中那一点点带着辣味的泼。九曲婉转的别扭、一点便透的透彻，都需要在那条“缪涇”河畔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现实感受积累，才能透过文字轻松抵达。好在我已经完成了这样的积累，所以读起来并不觉得吃力。

在这本《缪涇人》收录的8个短篇中，我偏爱《虎姐》多一些，作为一个以女性视角来回溯创作精神之源的作品集，《虎姐》在这8个作品之中更具代表性一些。《虎姐》中最为鲜明的主题之一，其实与这本书的其他几篇的主题是有共通之处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矛盾，时代变革大潮中的人性拉扯、命运起伏里的沟沟壑壑、市井生活中的沧海桑田，只是《虎姐》在时代跨度、文本容量、人物结构上更具优势一些。

读完之后，我始终觉得这样的故事，更适合以中长篇的体量来呈现，而现在的体量还是隐没掉了一些脉络线索。缪涇“三姐妹”的群像变成了“虎姐”的单人照，鲜明是鲜明的，却不够丰满。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很多翻拍成影视剧的作品，有些作品就适合拍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而有些作品就适合改编成一集接着一集的电视剧。《虎姐》在这八个作品中，是比较适合做成电视剧的作品，“三个女人一台戏”的那种，而在短篇的体量里，“虎姐”只能稳坐C位了。

书中的《蓝月亮》，我其实见证了它尚在孕育时的模样，也看到最终呈现出来的“微电影”成果。影像与文字之间些微的差别与有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直以来都是这本书的作者何庆华老师在孜孜不倦探索的路径。作为供职在融媒体的电视节目编导，同一个概念或者主题，在进行文本与影像两个不同载体的输出时，需要在笔墨里内置“转接头”，增加“分配器”，在表达的过程中把握住不同载体间的差别，将形式上有诸多受限的框框，最终化为可以信手拈来用得极好的工具。

“微电影”载体的呈现，其实是抽掉了很多服务主题内核前置的铺陈，留下来最为鲜明、最具冲突的那些部分，为更好地服务那个“先行的主题”，更偏向主旋律一些。影像虽比文字的容量大，却因为容纳的多且散，更需要鲜明的聚核。“小说”载体的呈现，开始慢慢还原出更多“生而为人”的细节，能够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从哪里来，因何而来的脉络，有更多的人情世故，有更多的人性生活烟火，也有更多的人性光辉。文字虽不及影像直观，但却能表达出更为深层次的胸襟情怀。不能说哪一个更好，只能说在各式的形式里面，它们都尽可能地朝着“做到极致”在努力。

溯流而上，蒹葭苍苍。洗涤仆仆风尘，回望精神原乡，这本《缪涇人》其实也交代创作者何庆华从哪里来，因何而来的脉络，艰难的五载创作是创作者对自己的重塑与洗礼。每个创作者可能都需要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吧，揭开封闭的往事，回望来时的路径，让看惯世事的眼在故乡河流的碧水里得以澄明，让漂泊已久的心在时代浪潮的暗涌中得以宁静。

